

往事 撷珍

王裕君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往事 撷珍

王裕君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撷珍 / 王裕君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16-7009-4

I. ①往…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1362号

往事撷珍

Wang Shi Xie Zhen

王裕君 主编

责任编辑 徐永进
封面设计 臧伟强
责任校对 程 佳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邮编 150001)
印 刷 哈尔滨久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7009-4

定 价 39.80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 www.hljep.com.cn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 东北网络台(www.dbw.cn)

如需订购图书, 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 0451-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51-82529347

如发现盗版图书, 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 0451-82533087

题赠王裕君兄

半途八十不言老
在望年疾言谱新篇

孙维本

二〇二二年
三月

序 言

XUYAN

本书作者王裕君同志，是我的老战友。在那难忘的战争年代中，我们患难与共，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裕君同志出生在一个贫寒而有文化底蕴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尽管没有条件上学，但追求知识的天性，促使她学习文化不辍，以致后来自学成才。因迫于生计，裕君同志从记事起开始劳动，由此养成刻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和朴素为怀的习性。

早年的乡村经历，使裕君同志亲眼目睹了广大劳苦大众，特别是妇女儿童水深火热的生活，深刻体会到了旧礼教、旧习俗对人们思想的毒害和影响，从而培养了她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革命情怀。在书中，裕君同志通过大量亲历的生活琐事，以平铺直叙的笔法，无情地揭示、抨击了旧社会诸多不为人所知的丑恶现象，读后令人亦怒亦喜，难以忘却。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年少的裕君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全民行动起来，参与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才能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于是，年仅十三岁就毅然参加了革命，融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滚滚洪流中。

在革命的队伍里，裕君同志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她谦虚好学，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革命理论、业务知识和工作方法，不畏艰难，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我亲眼看到她由一个质朴的乡村女孩子迅速成长为文武双全的女干部。

读过书稿，我慨叹不已。流水的年华，仿佛烟花般逝去。如今我与裕君同志都已是耄耋老人，来日无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大好年华所从事的民族伟业，使我们深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深知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坚信，本书定会使更多的年轻读者了解到，为了创建美好的未来，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而付出的代价，我们更希望通过缅怀书中先贤们的革命业绩，使后来者立志图强，创业创新，奋力谱写美好生活新篇章。

裕君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无比忠诚，始终念念不忘党对她的培养与教育，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党的事业发展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她患病多年，双眼失明，但她能以顽强的毅力和负责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口授家人，完成此书，以还原历史、激励后人，令我深深地感动和钦佩。

本书思想内容进步，语言质朴精到，值得一读。

王政

2012年8月



目 录

M U L U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001

第二章 战火中的青春

053

第三章 迈进新中国

131

后 记

159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1929年2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日照县相家楼村，全村约有二百多户人家，两千多口人。村里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姓相，只有十几户姓王，是后搬来的。据说相家楼的老祖宗曾在清朝做过大官，后被贬败落了，来到此地定居，形成了相家楼村。

村里绝大多数村民没念过书，唯独我家属书香门第。从我曾祖父到我父亲这辈儿，共出了三代秀才，我祖父是教书的，我父亲是个中医先生。

不幸的是，我父亲在四十岁时患了重病，虽然他本人是个中医，但也没能治好自己的病，很快就去世了，当时我还在襁褓之中，出生尚不足九个月。

我母亲王丁氏生了三男五女，我是家中第五个女孩。按当时风俗，闺女出嫁要赔送，生女孩算赔本儿，我出生后自然不受宠，因此就叫“小臭丫”。从我大哥排起，孩子们都间隔二、三年，我大哥比我大整整二十二岁。

日照县在当时是个封建堡垒，出了多个大土豪、富商巨贾和政要，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丁惟汾，他是同盟会会员，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



相家楼村河桥一景

央党部秘书长兼监察院副院长。还有一位王仲裕，曾当选为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然而，我们村子是很穷的，贫富差别不很大，大的地主也仅有五十多亩地，而邻村的大地主，却拥有好几百亩地。我们村里约有七、八家佃户，是专给外村的大地主种地交租的。

父亲没留下任何积蓄，仅有十二亩地。由于家中人口多，母亲还要奉养我的祖母——八十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人，生活艰辛困苦。凡是家里需要花钱的时候，母亲就得含泪卖地。我大姐、二姐出嫁（二姐按叔伯排行我叫她三姐）和二哥回家娶媳妇，母亲都相继卖了地。最后，到我五岁时，家里的地只剩下了二亩半。

在那男尊女卑的旧社会，祖母的生活备受煎熬，婚后一直受到祖父的呵斥、责难，只有在我祖父外出教学的时候，她才能过上几天安宁的日子。祖父五十出头就命归黄泉了。



祖母生了三男二女，我父亲是祖母的大儿子，非常孝顺；祖母的二儿子过继给了她的小叔子——三爷爷，按叔伯排行，祖母的二儿子是老三，我叫他三叔。三叔品行俱佳，对祖母甚为尽孝，后来他外出闯荡，在南京做了个小官，也时常给祖母捎回些大洋。可惜他不到四十岁就因病去世了。

祖母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三十二岁生孩子时大流血死了，留下了两个男孩。次年，三十岁的二姑娘得了痲病，仅一年多也撒手人寰，她留下一个女儿。我这两个姑姑去世时刻，祖母都没能赶到身边，生不能临别说几句，死不能抚抚七尺棺，真是悲伤至极。

我祖母还有一个小儿子，叔伯排行第四，我叫他四叔。四叔未曾念过书，更不会过日子，性情暴躁，真应了那句俗语：“一棵树结的果子有酸有甜，一个女人生的孩子有愚有贤。”四叔、四婶育有两个儿子，四婶病故后，四叔卖了土地，云游四方了。头几年，他还回来看看孩子，后来就杳无音信。

我四叔的大儿子，由他的舅舅带到青岛当了童工，二儿子王裕怡由我的母亲和祖母抚养，他比我大两岁，叔伯排行老六，我叫他六哥，我母亲把他视同己出，我们兄弟姐妹与他也情同手足。

后来，我六哥在十三岁时和我一道参加了“干三队”，一年后，因过不惯集体生活，他就跑到济南投奔当大官的远房叔叔，做了一名勤务兵。自此，我们兄妹与他失去了联系，长达三十余年，后来在一偶然机会，我从来自美国来大陆讲学的远亲王裕衡处，喜获六哥的音讯。



六哥聪颖勤勉，英语水平超凡出众，他属于自学成才，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台北某单位当上了翻译科长，改名王谦。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叨念：“台湾什么时候能解放，裕怡能不能回来？我可能见不着他了。”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发生了变化，六哥终于回来了，兄妹得以重逢，欣喜若狂，百感交集，但我母亲却驾返瑶池多年了，没有见到疼爱他的婶子，令六哥抱憾终生。

六哥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风，重孝道、重礼仪、重情义。他热爱祖国，更是常常思念生他、养他的故乡相家楼。但因年迈多病，已难以实现夙愿了。

祖母知书达理，知道很多历史故事，她常给我讲，李逵如何如何孝顺，他娘让老虎吃掉，为了给娘报仇，他打死了四只老虎。她还多次讲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最聪明、最仁义，地位那么高，要什么样的美女都有，可他偏偏娶了个心地善良的丑媳妇，过了一辈子。

祖母多次给我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牢牢地背下来了：

说贤良啊道贤良，不知贤良在何方，

离城十里许家庄，许员外家女孩香。

爹姓许来娘姓孟，取名就叫许孟姜。

小女长到十八岁，有个后生到门上。

金童就是范喜良，玉女就是许孟姜。

夫妻不过三日整，嬴政坐殿成始皇。

到处抓人修长城，可怜范郎解远方。



腊月骤然寒风起，心忧郎君少衣裳。

身背冬衣探范郎，一路孤独暗自伤。

千里迢迢到长城，方知夫君命已丧。

呼天抢地哭七天，长城轰然倒山冈。

秦皇闻女有姿色，欲抢孟姜做娘娘，

孟姜无奈投了海，美名由此传四方。

祖母也常给我讲一些《聊斋》的故事，我虽然挺害怕，但却十分喜欢听，我曾炫耀地对祖母说：“奶奶，我会讲二十多个故事了！”老人家会心地笑了。

我从小喜欢听故事，这养成我一生爱看小说的习惯。我曾于1954年读过苏联作家比留科夫的小说《海鸥》，描写的是一名女游击队员与德寇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二十年后，我任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党委副书记，一次去内科病房检查工作，看到一女患者正在读这本《海鸥》，我就说：“你看结尾是不是这样写的：英雄永远有两条生命，一条是短暂的，将为坟墓所盖断；另一条将万古长青。海鸥永远活在苏联人民的心中，与日月共存，千秋不朽。”当我背诵出来时，那位女患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连说：“一字不差，一字不差！”内科的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也都赞叹不已。

话又说回来，我那可怜的祖母在晚年时，几个儿女都先后先她逝去，所幸我母亲十分孝顺，祖母便靠这个寡妇儿媳生活。母亲在和祖母商议事时，总是规规矩矩站在床前，从不坐着讲话，“娘娘”不离口，而从不说“你”字（我们家乡把妈叫娘，婆母就叫娘娘）。



母亲常给祖母烙不带糠的煎饼，再炒上一罐面或一罐米，加上一罐糖放在祖母的床边，以便随时用热水冲喝。每当祖母喝炒面或炒米时，我便站在旁边直勾勾地看。这时，祖母往往说：“你来尝一口吧！”我真是“多一口不嫌多，少一口不嫌少”，只要吃到点滋味就可以把肚里的馋虫打下去了。但这要是让母亲看见，那可是绝对不允许的。

母亲偶尔给祖母做点儿鱼或肉，祖母吃后，时常高兴地“之乎者也”起来：“真乃王侯之福也！”

我学会了这句话，此后每当能吃上美味饭菜，都会乐不可支地说：“真乃王侯之福也”，并且摇着脑袋，把这“也”字拖个长声，显出一副顽皮的样子。

唐朝李世民没做皇帝前，隋炀帝封他做秦王，三国时刘备当了蜀国皇帝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依我祖母当时的观点，当前的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也都成王侯了。

祖母喜欢听京戏，当街上小锣响时，她就知道是唱戏的瞎子来了，便常常叫我把瞎子喊来，唱段儿京戏。这瞎子自拉京胡伴奏，最擅长唱一些流传不衰的经典小段，如，什么《四郎探母》《甘露寺》，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

瞎子唱完后，祖母总是给他几个小钱，他便心满意足地用小棍探路，敲着地快速离去。他走村串巷，就是为了挣口饭糊口。

如今我也因病失明，深感光明的可贵。前不久的一天，我去卫生间，家人把灯打开，我说：“不用了，瞎子点灯白费蜡。”引来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与母亲、三姐(后排左)、长子(后排中)、次子(前排右)、女儿(前排左)及五哥女儿(前排中)合影。

片笑声。

我们日照县的大村、富村，有个风俗，即丰收以后就要搭台子唱大戏，请来有名的戏班子，唱传统的折子戏，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来观看，有的大戏往往要唱上个七八天。

我们相家楼邻村的六家庄子常办这样的活动，规模很大，比赶集都热闹，男女老少大都穿上节日服装，有钱的人家还用大车搭上棚子，夜间在里边睡觉。

这样的好事，母亲是没钱让孩子参加的，可是每逢六家庄子唱大戏，母亲却总要凑点钱安排祖母独自一人去观赏，住在一户姓王的亲戚家里。这些日子，恐怕是祖母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了，她在贫穷、悲伤中走完了人生的八十八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几十万人一枪不放地退到了关里，东三省很快就被日本鬼子侵占，人民在日寇下被蹂躏践踏，在苦难中煎熬。

进关的东北军官兵及流亡学生，都为国土的沦丧而义愤填膺，他们怀念家乡和父老乡亲，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点燃抗日烽火，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但在当时，这些活动一时还没波及我的老家，人们仍然过着平静的日子。

1932年我三周岁时，村里破天荒地成立了小学堂，我家三哥王裕怀（按叔伯排行我叫五哥）背上书包高高兴兴地去学堂读书。

学堂离我家很近，我经常抱着小板凳到教室门外坐着旁听，但往往听了半天也听不出子午卯酉，两只眼皮一开始打架，便抱起小

板凳回家去吃奶睡觉（因我是家里最小的，三岁后才断奶）。

这所小学的顾老师非常喜欢我，常抱着我在学校附近玩。她逢人便说这个小女孩儿很聪明，才三岁就想上学堂念书。她常教我唱些儿歌或学说顺口溜，堪称我的启蒙老师。

我断奶后就像春天的小鸟一样飞来飞去，常光着脚丫和一群小孩儿满街跑，哪里有热闹就到哪儿去。

我五哥是家中第七个孩子。幼时的五哥在家中的地位比我高，因为他从小多病，全家人都怜爱他。母亲有时做两碗面疙瘩，只让他和祖母吃，却没有我的份儿。母亲如果发现我瞪着小眼睛盯着碗看，便说：“你五哥发劳夫（感冒），给他点儿好吃的。”我想，我什么时候也发劳夫该多好，那就能吃上面疙瘩了！

五哥小时候非常聪明也十分顽皮，他常常欺负我。只要他的两颗像黑宝石似的大眼睛一转，准出了个鬼点子。我三四岁时的一天，正坐在炕上玩得高兴，五哥从外面蹦蹦跳跳地回来了，他来到我面前，一句话不说，抓起我的手使劲在我脸上打了一个耳光，我痛得大哭起来。在外屋做饭的母亲慌忙跑进来问：“怎么回事？”我便哭诉：“五哥打我。”五哥一本正经地说：“娘，她自己打自己，不信你瞧瞧她脸上的小手印儿。”母亲无法辨别是非，只好哄哄我就算了。

那时，我最爱看办喜事的，每每不等花轿到，我们小孩就先到了，围前围后，窜上窜下。到了晚上我们就抢先跑进新房，笑嘻嘻地看着新娘子的脸，碰碰她的手，然后再拉拉她的衣服。

依风俗，结婚这天晚上新娘要坐床，直坐到半夜，既有面朝南的，



也有面朝北的，全由风水先生定夺。新娘坐床不能笑，更不能说话，即便人们使劲地逗，也不能笑，必须面无表情，像木偶一般。据说，一笑就没福气了。再有，她根本也笑不出来。你想，她的男人到底是什么品行的人？长得如何？公婆又是怎样的人？她一概不知。包办婚姻，自己不能选择，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运叵测，她怎能笑得出来呢？

小时不更事，我还特爱看办丧事的。每听到哪家死人了，我就会和一大帮小孩蜂拥而去。按惯例，死人的家往往敞着大门，遗体停在房中央，脸上盖一张黄纸，床前摆一张小桌，烧着香，放些供品，两旁再放许多干草，守灵人穿着孝衣跪在那里哭丧。我们小孩大多不敢上前，只站在大门口往里张望。

到了中午，死者一家人以及亲朋好友便排成队，提着一桶汤，放声大哭地走到村前的土地庙去祭奠，据说这叫“给死人指路”。他们齐声叫爹或喊娘，祈祷他们一路走好，平安到达西天。最后，把桶里的汤倒在地上，大家才离开。

我也不是凡有死人都要去看。我们北街有个三十多岁的小寡妇，家里很穷，她生有一男两女，大小子叫小金子，十五六岁，两个闺女也都比我稍大些，我曾找她们玩耍过。有一天，母亲告诉我小寡妇得了瘟病，连吐带拉，两天后就一命归西了。母亲叹道：“小金子家今后可怎么过啊！”我心里很为他们难受，所以他家出殡我就没去，而且以后很长时间我也没到他们家去。

一天，我路过他们家门前，就想看看我那三个小伙伴怎么样了，